

日不西沉

金丙 / 著

超人气作家金丙
首部公路小说
超越巅峰 实力之作

他孑然一身，选择这条路，
不怕头破血流，不怕众叛亲离，
后来遇到她，他有了怕的事，
在爱中，找到了信仰。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.

日不 西沉

金丙／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日不西沉/ 金丙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
ISBN 978-7-5399-9773-5

I. ①日… II. ①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77293号

书 名 日不西沉

著 者	金 丙
责任编辑	姚 丽
特约编辑	邓 理 唐 瑜
策划编辑	杨 旋
装帧设计	杨 平
内文设计	张娅君
封面绘图	方 汎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00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	23.5
字 数	467 千字
版 次	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399-9773-5
定 价	29.8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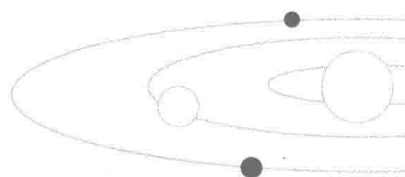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

contents

/ 001	第一章 这个冬天
/ 014	第二章 这座山
/ 041	第三章 你来我往
/ 071	第四章 谁闯进了谁的童话世界
/ 107	第五章 一路向西
/ 140	第六章 赛车手Jessie
/ 163	第七章 故人 故事
/ 192	第八章 木喀的天
/ 227	第九章 等我
/ 250	第十章 两头豹子
/ 277	第十一章 一路向东
/ 311	第十二章 生如夏花

/ 344	番外一 结发
/ 349	番外二 婚
/ 352	番外三 有生之年 生如夏花
/ 355	番外四 一日一记
/ 369	后记





蒋逊盘腿坐在椅子上，“哗哗哗”数着手中这沓钱，指头拨得飞快，心情随之雀跃。孙怀敏来时，见蒋逊眼放异彩，数钱像是狗盯骨头，只差没吐舌头。她拉过一把折叠椅坐到边上，问道：“我男朋友说请大家吃饭，你礼拜六有没有时间？”蒋逊没回应。孙怀敏又问了两遍，扯扯她衣袖：“姐！”

蒋逊转头：“啊？”

孙怀敏这才发现她根本没听见，或者连边上有人都没发现，只好再问一遍：“我男朋友说要请大家吃饭。”

蒋逊问：“大家是谁？”

“我另外几个堂兄妹。”

“不去。”蒋逊低下头，重新开始数钱，从第一张数起，指头照旧拨得飞快。

“为什么呀？”

“我为什么要去？”蒋逊数完十张，将其单独抽出。

孙怀敏说：“我跟他在一起都快了一年了，难得他愿意见我家里人，我跟你最要好，你怎么能不去？”

“谁跟你最要好了？”

孙怀敏语塞：“那你为什么不去啊？”

“你帮我想个理由。”

孙怀敏顿了顿才“唔”了一声，又说：“我公司里有个男的，上次看见了你的照片，一直想让我帮他介绍介绍，你前段时间相亲也没个结果，要不试试？”过了会儿，她又说，“那男的挺好的，名校毕业，家里条件一般，人挺老实，年纪比你大一点——”最后一句声音小了，“今年刚三十七岁。”见蒋逊不吭声，她又扯了扯蒋逊的衣袖。蒋逊抬起头，瞥了眼胳膊上那只手。孙怀敏见到自己扯住的是块黑纱，烫手似的立刻缩回，有些讪讪：“过段时间再帮你相吧，最近是不太合适。”蒋逊似笑非笑地看着她，仿佛戳破了她的心事。孙怀敏心头打鼓，看向柜台，上面已摆了十几沓钞票，随口问：“哪来的钱啊？”

蒋逊说：“现在的帛金。”

孙怀敏“哦”了一声，没明白“现在的”是什么意思。

“以后的嫁妆。”

孙怀敏一愣，脸颊像火烧了一下，出门的时候撞到了一个男人，她也没理。跑远了又回头，见蒋逊迎着阳光，面带微笑，小小一张脸，明艳动人，她看了半晌，神色渐渐平静，挺直背走了。

阿崇被人撞到，冲那背影喊了声：“美女，看路啊！”回头笑嘻嘻地冲蒋逊说，“拿两瓶水。”

蒋逊递过去，说：“两块。”

阿崇握了握，问：“有热点儿的吗？”

蒋逊奇怪地道：“你买到过热的矿泉水？”

阿崇愣了愣，搭着柜台，打量起对面的姑娘，见她打扮普通，长发用抓夹随意盘着，甚至有点蓬头垢面，却掩不住她清丽的面容，心里一痒，嬉皮笑脸地说：“怎么没买到过？昨天我也买了两瓶水，那老板娘帮我加热了十分钟，搁衣服里。”他指指蒋逊的胸口，“就搁那里，热得快！要不你也帮个忙？”

蒋逊笑了：“哪用这么麻烦。”蹲下来，翻出一个大件摆到了柜台上，“十二块，保温二十四小时！”

好大一个热水瓶。阿崇看得一愣一愣的，见蒋逊双眼圆溜，笑容灿烂，他更乐了，马上掏钱：“好主意，好主意，美女你真会做生意！”

蒋逊给他找零，阿崇搭讪着：“知道明霞山怎么走吗？”

蒋逊问：“你要去明霞山？”

阿崇说：“是啊，我的车在前面抛锚了，刚想打的，你们这儿没见出租车啊？”

“我们这镇上哪有出租车，只有小面包，那些都是黑车，路上要是遇到交警就麻烦了。你是去旅游？”

“对啊，过年就准备在山上过了。”

蒋逊眼睛一亮：“我也要去明霞山，捎你一程吧？”

阿崇诧异：“你捎我？”

“明霞山离这儿将近一个小时车程呢，没直达的公交车，小面包不划算，门票一百二，我帮你代购，不多收你半分钱。”

阿崇：“啊？”有那么便宜的事？

蒋逊扒着柜台，指指杂货店门口立着的一块牌子，阿崇后仰着望去。

长方形的牌子，背景是烟雾缭绕的山。

明霞山一日游，门票120元（含车送）

两日游八景，三日周边游

.....

另可提供食宿、交通、导游等服务

联系人：蒋小姐

联系电话：187XXXXXXX

阿崇买完东西，蹦回路边的车里，把热水瓶扔到后座，说：“我刚叫了辆车，包门票一人一百二，划算吧？”

一旁的副驾驶座上，贺川正捏着个空烟盒，看了眼热水瓶问：“那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热水瓶啊！”

“我不认识？”

阿崇笑着说：“这不是天太冷，我想喝热水吗？用那个好使！”

贺川瞥着他：“喝热水？水呢？”

阿崇拿起那两瓶矿泉水。

贺川问：“怎么不干脆买个能烧水的？”

“有道理！”

贺川把空烟盒砸过去：“滚！”

贺川的心情写在脸上，阿崇不敢再多话。等了会儿，他才听见贺川问：“一百二包门票，你找了导游车？”

阿崇老实交代：“不是，是前面有家杂货店，小老板娘兼职这个。”

贺川注意到了“小”字，手指动了动，可惜没多余的空烟盒。

阿崇又说：“十二点发车，还有十分钟，我们赶紧过去吧。”

杂货店小小的，敞着不算宽敞的门，对门一个玻璃柜台，柜台边立着一个冰柜，再往里是几排货架，店门上方是招牌：来钱杂货店。多诚实的名字。

阿崇远远地打招呼：“小老板娘，我们来了！”

贺川眯起眼打量站在柜台后的女孩：看起来年纪很小，穿着一件黑色羽绒服，头发盘得有些杂乱，嘴唇没什么血色，皮肤白嫩，明眸含露，脖颈修长。

好看极了，难怪阿崇买回一个热水瓶。

蒋逊正往一个旅行包里塞东西，拉上拉链应道：“好，马上出发！”系上围巾，她顺手又拿来一个长形包装盒，递给阿崇，笑着说，“刚才忘记给你这个。”

阿崇看着盒子，上面写着“热得快”，他没见过这个，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蒋逊说：“烧水的，插热水瓶里就能用。”

阿崇乐了：“还真巧！”正好来了个能烧水的。

蒋逊没听懂，不过并不妨碍她：“二十五块。”

阿崇享受挨宰，乐颠颠地掏了钱。

人行道外停着一辆白色七座SUV，车型很大，车身灰扑扑的。边上站着一个男人，穿着深灰色大衣，身形彪壮高大，理着极短的寸头，眉眼锋利，匪气十足，左耳上戴着一枚耳钉，比蒋逊高了近两个头。

阿崇介绍：“他是我朋友，她姓蒋，对了，我叫阿崇。”

他没介绍那个男人，蒋逊也没问，打开车门让他们上了车。贺川扫了眼蒋逊的右胳膊，黑色衣袖上系着一块黑纱，似融为一体，不细看很难发现。他直接坐到后排，阿崇放好两个行李箱，要往副驾驶钻。

蒋逊把自己的旅行包放在副驾驶地上，说：“坐后面。”

阿崇说：“坐前面，咱们聊聊天，不让你开车打瞌睡。”

蒋逊说：“我边上只坐女人。”

阿崇死皮赖脸，后座的人不耐烦了：“滚过来！”

阿崇灰溜溜地坐到了后排。蒋逊看了眼后视镜，那人也正从镜中看着她，她笑了笑，发动了车子。车子空间大，性能差，手动挡的，女人一般难驾驭，起步就晃荡，车速难控制，蒋逊开起来却格外顺，后排的两人安稳得如坐厅房。

阿崇由衷夸赞：“你车技还不错啊，驾照考出来多久了？你年纪还小吧，开了几年了？”

蒋逊打开音响，歌声悠扬。

不一会儿，她停了车，阿崇问：“怎么了，要上厕所？”

蒋逊笑笑：“打个电话。”

拨通电话没多久，边上的小旅馆里跑出来四女两男，两个中年妇女身形肥胖，两个男人身材中等，还剩两个年轻小女孩，不过二十出头。蒋逊让一个中年妇女坐到副驾驶座上，展开第二排多加的一个车凳，七人车变八人车，后面两排拥挤不堪。

阿崇蒙了：“怎么这么多人？”

蒋逊笑道：“忘了跟你说，他们也是去明霞山旅游的，昨天就约好了。多巧，人数刚刚好！”人数哪里刚好，分明还多出一个人，超载了。

贺川和阿崇生得高大，尤其是贺川，右边突然坐上来一个肥胖的中年妇女，他脸都黑了。贺川开口道：“我包车，让他们下去！”

中年妇女不干了：“小伙子，你有钱也不能这么缺德啊，按理也是个先来后到！”

蒋逊说：“我做生意也讲究诚信，做不来这个。二位将就一下，也就一个小时。”

贺川说：“停车！”

“车费不退，我跟阿虫说好的。”

车子匀速行驶，说话间已出了镇，开上国道，两侧只有绿色植被，中途下车并不明智。蒋逊往后头递了两瓶矿泉水，阿崇接住。蒋逊笑着说：“阿虫，帮忙加热一下，我也想试试那个法子。”

阿崇脑子转过弯来，面色一僵。这女人表面不声不响，原来心眼比针尖还小！

下雪了，今冬第一场，起初只有小颗，渐渐变成棉絮，铺天盖地。车里暖融融的，四个女人在不停地聊天嗑瓜子。蒋逊打开雨刮器，不自觉地瞟了眼后视镜，那个男人一直盯着她，眼神不明，面色不善。她笑了笑，把音响声音调大了些。

车子一路开，经过一排排杨树，上了座桥，桥两侧都是工厂，再往前，又见杨树，还有农田和山丘，有时是一丛丛的绿，有时是一地地的黄。

天空亮堂，雪花悄落。后边的一个女孩非要开窗，把手伸出去感受风雪，寒气立刻冲进来，她显然很兴奋：“这雪真美……”她的话都被风吹破了，飘逸的长发在狂魔乱舞，脸上表情却很陶醉。

阿崇喝着冰水，被风一吹，牙龈犯疼，脸上却笑着：“美得过这车么？仨美女呢！啊呸呸，说错了，五个大美女呢！走了什么好运啊，都聚在这车里了！”

车上的女性都被逗笑了，除了在前面开车的蒋逊。

女孩儿关上窗户，理了理头发，脸颊微红着问：“你们也是去明霞山旅游的？就你们两个大

男人啊？”

阿崇说：“是啊，就我们两个大光棍，凑对去山上过年了。”

“我们两家也准备去山上过年，没想到今天下雪了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在上面玩。”女孩又说，“我叫王潇，你们叫什么啊？”她问的是“你们”，只有阿崇答了一句：“叫我阿崇就行。”王潇眼角瞟着前面的贺川，嘴上说“哦”，表情却不太满意。

瓜子壳装了一袋子，中年妇女热情地分起了沙糖橘。阿崇开心地接过，剥好了递给贺川。贺川见一只男人的大手拿着一小颗红澄澄的橘子，磨了磨牙后槽。阿崇识趣地把整个橘子塞进自己嘴里。

吃着吃着，中年妇女和蒋逊搭讪起来：“小蒋啊，你做这个能赚多少啊，门票本来就一百二，你就算载了一车的人，这油钱也亏吧？”

蒋逊说：“亏不了，我帮着买门票能打折，再说了，你们住的地方不是我介绍的么？能拿回扣。”

中年妇女笑着：“你倒是老实！哎，看你岁数不大，跟我们潇潇差不多吧，她今年刚大学毕业。”

蒋逊说：“那我可比您女儿大多了。”

“真的假的，你多大了？”

“您猜啊。”

问完年龄，对方又问起蒋逊有没有男朋友，以前在哪里读书。蒋逊说：“您看我有男朋友么？您猜我像在哪儿读书的？”

没一句回答到点子上，中年妇女却格外热衷问长问短，聊到兴头上，突然扫见蒋逊的右胳膊上用别针别着一块黑纱，脱口问道：“你家里谁去了啊？”

车里聊天声小了下去。

顿了两秒，蒋逊答：“我妈。”

中年妇女又问：“哎哟，这……去了几天了？”后面一只胳膊扯了扯她，是王潇。她这才反应过来不该问。

蒋逊却若无其事地回答：“哦，也没几天，今天刚好第四天。”

中年妇女有点脸红，说了声“不好意思啊”，车中也无人再说话，大家都有些意兴阑珊。临近明霞山，车停到了路边。

阿崇问：“怎么停了？”

蒋逊下了车：“休息几分钟，让车凉一下。”

她掀开驾驶座的椅面，底下一股热气冒上来，拧开一瓶矿泉水，她慢慢地往里头倒了一些，热气冒得更多了。阿崇自认见多识广，也没见过这样的，扒着椅子探头看，一股浓浓的柴油味扑鼻而来。车里气味难闻，蒋逊让大家下车逛逛。对面是河，边上还有饭店，看风景借厕所，大家都下了车，只有贺川安然坐着。蒋逊也不理他，隔半分钟就往座椅里头加点水。雪小了，若有似无

地飘着。周围车来车往的，还有摩托车在中间灵活地穿来穿去。卖甘蔗的、摊煎饼的，大声说着话，笑语不断。蒋逊静静地站在车门边，低着头，侧脸的轮廓像是炭笔勾勒出来的，神情比之远处山峦更显静谧。

在她第三次加水时，贺川开口了：“成心的？”

蒋逊看他一眼：“什么？”

贺川笑着：“他做了什么，你逗他逗得这么开心？”

蒋逊笑了笑：“你想多了。”

“是么？”贺川靠向前，递去一瓶矿泉水，“来，帮我加热。”

蒋逊：“……”

贺川问：“不加？”矿泉水一点点靠前，很快就抵在了黑色羽绒服领口稍下的位置，“他会做什么，我不用猜也知道。”又靠前了一点，“只会动动嘴皮子，还能做什么？”再往前，贴住了，“我跟他相反。”贴紧了，顶了顶。蒋逊面无表情。矿泉水瓶又若有似无地碾了一下，很轻，像羽毛撩拨着，羽毛落下了，又慢慢地往里顶。贺川声音低下来：“衣服不错。”瓶子离开了，贺川问，“还玩么？”

你妹……蒋逊一把抽过他手中的矿泉水，放进车椅里，低下头继续加水。贺川笑了笑，过了会儿打开车门下来，把副驾驶地上的旅行包扔到了后面，自己坐到了副驾驶上。蒋逊没像赶阿崇那样赶他。贺川也没管蒋逊的脸色，他靠着椅背，懒洋洋地架着腿，嘴角挂着笑，明显非常愉快。他想抽烟，摸了下口袋才想起烟没了，习惯性地掏出一个小糖罐抛着把玩。

直到一整瓶矿泉水见了底，车椅不再冒烟了，其他人才有说有笑地回来了。

王潇把一袋削好的甘蔗拎给蒋逊，小声说：“给你。”又不好意思地加了一句，“你别不开心啊！”蒋逊笑了笑，也不客气。王潇开心地上了车，这才发现座位有变动，大家随意说了两句，倒没人介意，后面两排照样拥挤。

关上车门，蒋逊把矿泉水抛到了副驾驶。瓶身温热油腻，刚刚就浸在冒烟的地方，此刻落在贺川腿上。贺川什么都没说，把瓶子往后一抛，砸到阿崇胸口。阿崇惊呼：“什么东西！”一抓一摸，“哎哟，怎么这么油？”

贺川说：“你要的热水！”

阿崇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东看西看不再多话。

车子再次启动，后面热热闹闹，前面死气沉沉。远远看见云雾缭绕，离山越来越近，碧青的颜色渐渐清晰立体。到达山脚，随处可见饭店和私家车。冬天是旅游淡季，山上又湿寒，但临近年关，想来这里度假的人并不算少。

王潇很兴奋：“终于到了啊，没想到还挺快的。”

可这种兴奋没持续多久。过了山脚，往上就是盘山公路。起初公路还算宽敞，车来车往很平

常，渐渐地，路面变窄了，公路弯曲陡峭，转弯又急，才转了一次，车上几人的面色便不太好了，只有阿崇和贺川平平静静。王潇担心道：“这路怎么那么窄啊，而且好陡，上面也这样吗？”蒋逊说：“上去都是这样。”另几人嘱咐蒋逊开慢点。

从车窗望出去，能看见连绵起伏的群山，雪花落下来，眨眼就不见了踪影。一片绿色，公路外侧深不见底，车子一个不小心就会跌得粉身碎骨。又拐了一个急弯，车停了。

前面堵车。几辆私家车挡在那里，男男女女大声喊着话。

蒋逊摇下车窗，声音随风传来。

“就这么往上开，大家都这么开，没事儿！”

“不行，这路太陡了，前面两个弯我已经过得哆哆嗦嗦了，我刚打听了，上面全是急转弯，我开不好！”

“我也不敢开，我雨刮器都坏了，路都看不清！”

蒋逊喊：“喂——”贺川朝她看了一眼。

前面的人正在争执，听见有人喊“喂”，没意识到在喊他们，直到又听见两声，才反应过来，顺着声音望过去，只见一辆白色SUV里的女孩正探出头，几粒雪落在她头发上。她喊着：“几辆车不敢开？”他们没听懂。她又喊：“你们几个，前面几辆车？几辆车不敢开？”他们明白过来，回道：“两辆，就两辆！”

蒋逊下了车，朝他们走去。这一看，才发现上山下山的车都堵在了一道，想往边上挪也挪不开，罪魁祸首是中间两辆车，司机一男一女。蒋逊又回头，短短几分钟，她的车屁股后面已经堵了一溜车，想掉头也来不及了。

蒋逊回到车上，先往后面看了看，视线从两个中年男人脸上扫过，又落到阿崇脸上。阿崇一脸惊喜地冲她笑，她立刻挪开眼，问后排两个男人：“叔叔，你们会开车吗？”

“不会不会，我们都不会开。”

蒋逊问阿崇：“你能开盘山公路吗？”

阿崇说：“你太小看我了。”

蒋逊直接说：“你跟我去开前面两部车。”转头对贺川说，“你开我的车。”

贺川懒洋洋地靠着：“不。”

蒋逊说：“他们前面堵着，我们也上不去。”

“那就等着。”

车上的人说：“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，不如帮帮忙吧，当做好人好事了！”

蒋逊一言不发地看着贺川，贺川也看着她。过了会儿，贺川下了车，朝前面的人走去了，阿崇也跳下车：“我不会开手动挡，我去前面帮忙了！”

车流终于缓缓地动了起来，没多久，车距渐稀，顺利前行。蒋逊开得又快又稳，几个急转弯下来，车上的人又有了聊天的兴致。

贺川开着轿车，边上的人在不断道谢，他看了眼后视镜，隔着一辆车，他能看见白色的车头和车灯。后排的人一直看着后方，说：“那小姑娘开车开得真厉害，车距都没变过。”几人到达目的地，车子停了下来，蒋逊也跟着停了车。

阿崇和贺川回到车上，车子继续行驶，五分钟后终于停了。车门打开，山风迎面。王潇站在观景台上，叹道：“这地方，简直神了！”

半山腰，山顶上，全是石头房、花园院落、民国别墅，林林总总两百余栋，躲过战乱，安于和平年代，和群山共存。雪已经停了，阳光拨开云层，露出一圈圈昏黄的光晕。白云在头顶顺风而过，落下一道道斑驳的影子，阳光和阴影交错。入目所及，层峦叠嶂，远处云雾缭绕，一望无垠。

行李一件件拿下车，蒋逊倚着车头，贺川侧靠着护栏，低着头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

蒋逊突然说：“喂——”

贺川看来一眼。

蒋逊笑着：“你不会开手动挡吧？”她的笑容，带着嘲讽，带着笃定，眯着眼，坏透了。

贺川笑了声：“会又怎么样，不会又怎么样？”

蒋逊说：“你等着。”

含义不明。

山风舒凉，吹久了，凉变成冰，山上的气温比山下至少低了七八度，山下已经够冷了，更妄论这里。

蒋逊指向山顶对阿崇说：“你们要去的232号别墅在那里，慢走不送。”

阿崇望过去，远远的有一栋黑灰色的建筑隐藏在山林中，一片云雾从中飘过。这距离让人望而生畏。阿崇差点跳起来：“你不送我们上去？”

蒋逊说：“我不是已经送你们上来了么？”

“还没送到家门口啊！”

“谁规定送到家门口的？”

“谁会送到半路上啊？”

蒋逊说：“记得我店门口的广告牌吗？”

阿崇不解：“记得。”

“上面写了什么？”

“广告啊。”

“具体点。”

“嗯……上面写了，明霞山一日游，门票一百二十元含车送。”

蒋逊问，“这是哪里？”

阿崇张了张嘴：“明霞山……”

蒋逊转身准备走了。阿崇拦住她，小声讨好：“你看你看，我之前言语上冒犯了你，但你忽悠了我一路，也该消气了吧！”

蒋逊说：“消气啦。”

阿崇喜道：“那就送我们到家门口吧！”

“可现在得罪我的不是你啊。”

“啊？那谁得罪你了？”

蒋逊遥遥一指：“他。”

那边，贺川靠着栏杆，手中抛着小糖罐，左耳的耳钉闪了一下。他一笑，正对上蒋逊的手指。

蒋逊拎着她的旅行包走了。阿崇忿忿地说：“小心眼子！”拖着行李箱问贺川，“你怎么得罪她了？”贺川凉凉地看他一眼。阿崇当做没看见：“我们真的要徒步爬上去？”

“急什么。”贺川插着口袋朝前走，“先吃饭。”

观景平台后方，是丽人饭店，一栋西式别墅，建于民国时期，山石堆砌而成。蒋逊带着王潇他们去开房，一晚房费五百二，两对夫妻，两个女生，一共开三间房。拿到钥匙，王潇悄悄问蒋逊：“你能拿多少回扣？”

蒋逊说：“一顿饭钱。”

“一顿饭钱？几十？几百？”

边上的人喊她：“好了，潇潇，别耽误小蒋，我们先上去。”

王潇急急忙忙地又问：“刚才那两个人是住别墅吧？别墅一晚多少钱啊？”

蒋逊笑着：“一年的饭钱！”

贺川和阿崇走进来，正好听见这句话。阿崇说：“你一年才吃这么点儿饭啊？”王潇“呀”了一声，尴尬地躲上了楼。蒋逊看向他们，没吭声。阿崇说：“我们没吃午饭，先填饱肚子再上去。”蒋逊没理他们。

午饭叫了蕨菜、石鸡锅、鞭笋炒肉、凉拌香椿、南乳焖肉，两个大男人饿了大半天，阿崇吃得狼吞虎咽，贺川吃得风卷残云。还剩最后一块鸡肉，阿崇说：“你嘴角沾酱油了！”贺川不为所动，夹走了那块鸡肉，阿崇伤心欲绝地用剩下的汤汁拌了饭。

吃饱喝足，贺川又想抽烟了，摸了摸口袋，不自觉地朝一处看去。餐厅里，两面都是落地格子玻璃窗，黄色的窗框，陈旧的气息。蒋逊站在窗边，拎着她的旅行包，从里面拿出一包烟递给客人，笑

着收了钱，有个女人喊她过去，她又拿出了两包卫生巾。她的旅行包里，装满了香烟和卫生巾。

阿崇扒着饭，也看着蒋逊，说：“她怎么当起小贩了？”

贺川左手的中指摩擦着食指，说：“明霞山没超市。”

“嗯？”

贺川难得耐心地解释：“你没发现吗？这里没怎么商业化，山上没超市没小店，想要买什么，只能去山下买。她只卖男人和女人必须用的东西。”

阿崇咽下饭：“我真看出来了，她不光小心眼，还是个财迷，卖出东西的时候笑得最好看。”
服务员经过，阿崇叫住她：“哎，我们车坏了，你们这儿有没有什么车能租给我们用用？”

服务员说：“没有呀。”

“这里有没有租车公司？不是有人包车旅游吗？你有电话吗？”

服务员说：“我们这里没租车公司，包车旅游倒是有，都是镇上的居民，不过快过年了，有些人不干这个了，你们不一定叫得到。”

阿崇问：“你们饭店里总有车，能不能先送我们一趟，我们付钱。”

服务员迟疑着：“空车倒是有一辆，你们会开车吗？”

“能啊，我们会开车！”

贺川突然开口：“这车……自动挡还是手动挡？”

服务员说：“是面包车，手动挡的。”

阿崇眼珠子一瞪。

贺川笑了笑，原来让他等，就是等在这里。贺川说：“找个会开车的，送我们一趟。”

“厨房的师傅会开车，但他肯定不行。”

贺川蹙眉：“你们饭店没一个司机？”

“有啊。”服务员指着一个方向，“平常有需要，她会帮我们饭店开一趟。”

贺川抿了抿嘴角，看向手指的方向，是那个女人。

过了会儿，蒋逊拉上旅行包准备离开了。阿崇看了眼贺川，喊：“蒋小姐——”

蒋逊回头。

阿崇笑着说：“买烟。”

蒋逊走过去，问：“要哪个牌子的？”

阿崇看着贺川，没开口。贺川晾了她几秒，问：“有哪些牌子？”

“玉溪、中华、黄鹤楼、利群。”

贺川说：“看看。”

蒋逊从包里拿出四包香烟，贺川挑挑拣拣。一个坐着，一个站着，桌子深棕色，有旧痕。他垂

眼看，顺着那一道道的旧痕，视线落到了桌沿，看到了牛仔裤拉链，羽绒衣尾摆，还有女人的臀胯，笔直的双腿，中间浅浅的缝隙。蒋逊隐约看到贺川头部的疤痕，有点模糊，不太真切，没看几眼，就被打断了。

贺川问：“没其他的了？”

蒋逊又从包里拿出五包不同款的。贺川顿了顿，拆开一包黄鹤楼。

蒋逊说：“这包一百。”

贺川叼着烟，打着打火机，最后瞄了眼那道缝隙，烟点好了，他吸了一口，抬头对着蒋逊吐出烟圈，说：“送我们上去。”

蒋逊笑了：“不。”

贺川看着她，嘴角勾了勾：“包你的车，一天两百。”

蒋逊拿起一包烟放回去。

“三百。”

三包烟放回去。

“四百。”

四包烟放回去。

“阿崇，买单。”

蒋逊说：“好！”

出了丽人饭店，前往232号别墅。两个男人坐到后面，蒋逊系上安全带，调了调后视镜，一脚踩下油门。遇到120°转弯，加上40°的陡坡，蒋逊换一挡，微微松开离合器，踩油门，车子劲头十足地蹿了上去，紧接着遇到五六个U形弯，每道弯都有不小的坡度，前方会车，擦身而过，关着窗户，仿佛也能听见呼啸的风声。一路上，贺川和阿崇谁都没有说话。

车子停在了232号别墅外。花岗岩堆砌的欧式建筑，满地落叶，四周是成片的竹海，院中栽着三株百年黑松。明霞山上，两百多栋别墅依山就势，与山为邻。从晚清开始，这里住过洋鬼子，住过军阀，住过卫兵，住过江湖大佬，还有军阀和大佬的姨太太们。这栋别墅，不知道有着怎样的历史。

阿崇热情地招呼：“蒋小姐，进来看看！这外观看起来怎么那么像鬼屋啊？你进来挑个房间。”

蒋逊说：“不用，我有地方住。”

“你住哪儿？”

“丽人饭店。”

阿崇也不强留，拖着行李进去了。

贺川下了车，走了几步又回头。蒋逊刚发动车，就听见他说：“1916留下。”蒋逊停下动作，对

上贺川的眼。顿了几秒，她从旅行包里翻出了1916。贺川拿出钱包，抽出四张钱扔进车里，接过1916走了。

只有四包黄鹤楼1916。

别墅客厅里摆着欧式沙发，正对着沙发，是一个壁炉，里面已经摆放好了果木。旋转楼梯，落地格子玻璃窗，花瓣形穹窿顶。阿崇参观了一圈，满意极了。

阿崇说：“这地方真不赖！”

贺川坐在沙发上抽烟：“去生火。”

阿崇蹲到壁炉边，拿起一根果木研究着，说：“我待会儿先打个电话给拖车公司，那车总不能一直停在大马路上。对了，我们接下去几天做什么？”

贺川说：“先玩两天，正事不急。”

“那明天让那女的带我们逛。那个小心眼子是算准了我们得用她的车吧？还真没见过这种女人，这么能欺负人！”研究完了，阿崇尝试着生火，“对了，你到底怎么得罪她了？”

没人回答。

过了会儿，他才听见贺川的声音：“我顶了她的胸。”

阿崇猛地转过头。

“左胸。”

“哐——”

壁炉里，火焰腾起。